

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

——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

陳淑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研究問題是：(1) 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2) 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陽入原調的變異；(3) 影響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變異的機制為何；(4) 此二新興音變將導致台灣閩南語產生哪些結構性的改變。從分散理論來分析，台南市 /i, e, a, ə, u, ɔ/ 的六元音系統，結構較對稱，音與音更容易區辨，是較好的元音系統，而彰化市及安平的元音系統也朝台南音靠攏。陽入原調如果是 [-p]、[-t]、[-k] 尾，有讀同 [32] 的變異，與陰入調值混同；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則有舒聲化，變成中長調、高降調或高平調的變異。陽入原調朝容易發音、簡化的方向演變，但此發展卻不利於聽辨。

關鍵詞：台灣閩南語，語音變異，語音變化，元音系統，陽入原調

1. 前言

台灣閩南語方音的演變是台灣閩南語研究中備受關注的議題，過去討論最多的是漳、泉變體的接觸、融合與競爭，例如洪惟仁 (2003a) 即深入的分析台灣閩南語漳、泉競爭的音變機制。除了漳、泉變體的融合與競爭之外，台灣閩南語是

*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本文台北市閩南語的分析資料由國科會計畫助理台大中文所博士班的杜佳倫、林貝珊同學調查，彰化市則是由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目前任教於豐原市葫蘆墩國小的涂文欽老師負責調查，台南市是由杜佳倫同學調查，感謝這幾位國科會助理的協助。對於調查過程中熱心協助我們的人，以及三個都市 188 位接受我們訪談的市民，在此一併致謝。最後感謝國科會補助本專題研究，計畫名稱是「台灣閩南語入聲及元音系統變化之研究」(NSC 96-2411-H-134-005)、「台北市閩南語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NSC 97-2410-H-134-011)、「台北市閩南語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 II 1/2」(NSC 98-2410-H-134-017-MY2)。

否有新興的語音「變異」(variation)是本文關注的焦點。¹ 例如台南方言有展唇的元音 [ə] (鄭良偉、謝淑娟 1978, 張振興 1989, 洪惟仁 1992, 董忠司 2001, 張屏生 2000, 2007, 陳淑娟 2009b 等);² 台中方言陰、陽入不分 (Chang 1972, 鄭良偉、謝淑娟 1978, 鄭良偉 1997, 丁邦新 1980, 楊秀芳 1991, 張裕宏 2001, 洪惟仁 2003a 等); 而喉塞尾的陽入原調,³ 可能喉塞尾丟失, 變成舒聲調 [33] (張屏生 2000, 洪惟仁 2003a, 廖瑞昌 2004, 陳淑娟 2009a 等), 也可能與陰入混同 (陳淑娟 2009a)。無論是陽入調的變異或台南方言的展唇元音, 都不是漳腔或泉腔的變體, 而是台灣閩南語在漳、泉融合的基礎上, 進一步的發展。

過去關於台灣閩南語方音接觸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探討漳、泉變體的競爭, 而對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 卻少有研究觸及, 新興的音變是台灣閩南語的創新, 描述並探討這些獨特的發展, 深具意義。Labov (1994) 認為城市是語言創新的中心, 然而大部分的方言調查都不是在都市進行, 因此關於城市的語言調查研究相對很少。為了更全面完整的呈現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 本文選擇北、中、南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都市, 一個泉腔方言點——台北市、一個漳腔方言點——彰化市,⁴ 以及一個混合腔方言點——台南市,⁵ 描述分析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

台北市是現今台灣最大的都市, 但卻保留了複雜的泉腔次方言, 例如南港的老安溪腔, 景美、木柵、萬華的新安溪腔, 大稻埕、大龍峒及社子的新同安腔, 以及北投近淡水的老同安腔, 其中最保守的老安溪腔還保留複元音 [æe]、兩個央元音 [i]、[ə] 以及許多泉腔特點 (洪惟仁 2009), 與台灣閩南語通行腔明顯不同;⁶

¹ 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變異」, 「變異」有可能發展為歷時的「變化」(change), 也可能僅僅是穩定的「變異」而非「變化」。不過「變化」的過程, 總會體現在共時「變異」中 (徐大明 2006:5-12)。

² 台南的展唇元音, 有的人記 [ə]、有的人記 [ɤ], 我們取幾個音用聲學分析量一下 F1、F2, 發現台南的展唇元音, 舌位並沒有 [ɤ] 那麼後面, 很接近 [ə] 的位置, 因此本文記為 [ə]。

³ 本文討論的陽入聲調之變異與變化, 只限於原調, 因為陽入的連讀變調為低降調, 沒有特殊的變異, 所以不在討論範圍內。

⁴ 彰化市屬於混合腔或漳腔, 學者有不同的劃分。洪惟仁 (1989) 將彰化市歸為混合腔, 其在 2003 重修的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 (2003a) 依舊將彰化市歸為混合區, 但是其更新的台灣語言方言分布圖 2008 中 (2009), 彰化市已經歸為漳腔閩南語。涂文欽 (2009) 對於彰化縣市老年人的閩南語做了全面的調查, 其將彰化市的大部分地區歸為漳腔區, 只有西南角與和美接壤的地方還有殘留的少部分泉腔成分。因此本文也將彰化市歸為漳腔區。

⁵ 洪惟仁 (1992:67-92) 對混合區的定義是: 「這個地區之所以稱為漳泉混合區, 是因為其音韻系統混合了漳泉的特色, 無法歸入漳州腔或泉州腔之故。這個區內已經發展出一種優勢音系統, 這個系統正在擴大影響力, 迅速地蠶食漳泉二區的地盤, 使得漳腔或泉腔逐漸褪色, 向優勢音靠攏...」其將嘉南平原、花蓮壽豐以南的地區歸為混合區, 並認為這個區最接近台灣通行腔 (該文稱為優勢音)。本文研究的台南市即被歸為混合區。

⁶ 台灣各地最通行的台灣閩南語, 稱之為台灣閩南語優勢音、優勢腔、通行腔、通用腔、普通腔...

彰化市（涂文欽 2009）為漳腔閩南語，其位於漳腔、泉腔閩南語的交接點，東鄰的台中縣是漳腔閩南語，西邊、南邊則是彰化縣的泉腔閩南語，因此是觀察台灣閩南語音變的理想都市之一。台南市是漢人最早移民來台之處，此地堪稱台灣閩南語漳、泉接觸歷史最為久遠的城市，因此這裡的方音發展別具特殊意義。洪惟仁（2009）將台南市方言歸為混合腔，其具有典型的兩個方音特點，即展唇元音 [ə] 與漳音 [ĩ]（洪惟仁 1989, 1992，董忠司 1991，陳淑娟 2009b 等），與台灣通行腔不同，是南部極具特色及歷史意義的方言點。

這三個方言點，地理分布在北、中、南，並且囊括台灣閩南語最主要的三種類型——泉腔、漳腔、混合腔閩南語，調查的年齡層包括老、中、青。每一個方言點，分別調查 48-80 人，三地總計調查 188 人。透過北、中、南不同地理位置，泉腔、漳腔、混合腔不同的方言點，調查分析老、中、青三代各音類的語音變體，可以較全面的描述分析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

台灣閩南語有 [dz/z] 聲母消失，讀為 [l] 的趨勢，⁷ 洪惟仁（2003a, 2003b）已經針對這個音變趨勢做了深入詳細的分析；而在韻母方面，展唇元音 [ə] 在台灣南部非常盛行，此外，陳淑娟（2009a）也從老年發音人及年輕人的閩南語中，發現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也可能朝 /o/、/ɔ/ 不分的五元音發展；至於聲調方面，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變成中長調（洪惟仁 2003a），或者陰、陽入原調混同（廖瑞昌 2004，陳淑娟 2009a），也並非漳、泉競爭的音變。本文將描述分析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重整、以及陽入原調的變異或變化，研究問題是：(1) 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是否不同；(2) 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陽入原調的變異是否不同；(3) 影響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變異的機制為何；(4) 新興的音變會讓台灣閩南語產生哪些結構性的重整與改變。我們用詞彙表調查，透過老、中、青的比較，呈現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新發展。

王士元、沈鍾偉認為要全面瞭解語言變化的過程，不能僅靠歷史材料，必須藉由探究「變化中」的語言瞭解其過程（王士元、沈鍾偉 1991:16）。我們期望從這三個方言點的調查，看到音變的過程，並藉以探究台灣閩南語可能的新興音變。除了描述分析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之外，我們也運用分散理論 (Adaptive Dispersion Theory) 來解釋不同變體的競爭。

本文的組織架構如下：首先介紹研究背景，以及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的語音特點及相關研究；其次回顧相關的文獻並介紹本文運用的理論；再者

等，本研究稱為「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簡稱為「通行腔」。這種閩南語是以漳州腔為主，混入部分泉州腔的特色，在大眾媒體廣泛被使用。

⁷ 中南部有些地方〈入入〉類變成 [g]，但是 [g] 只出現在後接細音時，主流的趨勢是 [dz/z] 讀同 [l]。

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後用調查數據呈現台灣閩南語兩個新興的音變；最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分析何種變體較具競爭力及音變造成的結構重整。

2. 背景

我們首先說明現今台灣閩南語的幾種元音系統，以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其次介紹用年齡層分布來作語音變異研究的兩種方式，以及其中牽涉到的年齡級差 (age grading)、進行中的變化 (change in progress) 等概念；最後介紹我們調查的三個都市——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閩南語的相關研究。後續在論及閩南語的不同音類時，我們沿用洪惟仁的研究所採取的方式，其對於閩南語的音類名稱，前字取自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後字取自漳州韻書《十五音》，例如「寶」、「好」屬於〈刀高〉類，此音類即為《彙音妙悟》的刀類，《十五音》的高類。這種方式比逐一說明每個音類的中古來源簡要，因此本文也採用這個方式來指稱台灣閩南語的各個音類。

2.1 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

本文所關注的一個新興音變是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新發展，在此先說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形成背景，以及現有的幾種元音類型。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是從漳州及泉州閩南語的基礎，融合發展而成。現在漳州 /i, e, ɛ, a, u, o, ɔ/ 的七元音系統是對稱的結構，不過由於泉州 /i, e, i, ə, a, u, o, ɔ/ 的八元音系統，前元音並沒有 /e/、/ɛ/ 的分別，因此台灣閩南語在漳、泉融合後，/e/、/ɛ/ 合而為一，泉州的兩個央元音無法被通行腔接受，因此台灣閩南語和廈門音一樣，形成了 /i, e, a, u, o, ɔ/ 的不對稱六元音系統（見〈表 1〉）。

〈表 1〉閩南語的元音系統

漳州 七元音系統		泉州 八元音系統			廈門 六元音系統	
i	u	i	i	u	i	u
e	o	e	ə	o	e	o
ɛ	ɔ			ɔ		ɔ
a		a			a	

除了不對稱六元音之外，現今台灣部分泉腔閩南語仍保有八元音的系統，而安平（張屏生 2007, 2010，陳淑娟 2009b, 2010）、仁澤（鄭榮 1999）…等地是 /i, e, a, u, ɔ/ 的對稱五元音系統，南部則主要是 /i, e, a, ə, u, ɔ/ 的對稱六元音系統（見〈表 2〉）。

〈表 2〉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

第一類 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 （通行腔）		第二類 對稱的五元音系統 （安平、仁澤） ⁸		第三類 對稱的六元音系統 （台南、高雄）	
i	u	i	u	i	u
e	o	e		e	ə
	ɔ		ɔ		ɔ
a		a		a	

洪惟仁 (1992) 認為 /i, e, a, u, o, ɔ/ 不對稱六元音是台灣閩南語的優勢元音系統，台灣老輩的閩南語多數是不對稱六元音，因此〈表 2〉我們依據洪惟仁的觀點，將不對稱六元音視為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元音系統。張屏生 (2000) 認為台灣閩南語 /o/ 元音展唇化，變為 /ə/，此央元音逐漸形成優勢音，董忠司 (2001) 也認為台南的 /ə/ 可能仍繼續擴大其勢力範圍，此觀點與洪惟仁 (1992) 不同。陳淑娟 (2009a) 認為台灣閩南語有兩個優勢元音系統正在形成、擴張，一是 /o/、/ɔ/ 混同為一的對稱五元音，另一個是南部 /i, e, a, ə, u, ɔ/ 的六元音系統。

到底〈表 2〉中三種元音類型：不對稱六元音、對稱五元音及南部的對稱六元音，哪一種可能是未來台灣閩南語的優勢元音系統？後續我們將從北、中、南，老、中、青三代的調查資料加以討論分析。

2.2 世界語言的元音系統

除了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之外，關於世界語言元音系統的統計可以作為我們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發展的參考，從 UPSID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⁸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是五元音的方言，除了安平、宜蘭仁澤方言之外，還有桃園的大牛欄方言、澎湖的五德（洪惟仁 1992）、吉貝（洪惟仁 1992，張屏生 2000）、湖西（張屏生 2000）方言、高雄紅毛港閩南話（張屏生等 2008）…等。

Inventory Database, Maddieson 1984) 收集的語料，我們可以看出世界上大多數語言的音韻系統包含多少音，有哪些音。從而看出哪些音是較常出現的，包含哪幾個元音的系統是較普遍的。

Maddieson (1984:126) 根據世界上 317 個語言，統計世界各語言的元音數量，發現五元音的系統占最多數，包含五、六、七、九個元音的語言，分別占了世界各語言元音系統的前四位。而在包含 209 個語言的語料庫裡，四分之一以上的語言是五元音的系統。此外，在收集了 451 個語言的語料庫 UPSID451 裡，百分之二十的語言是五元音 /i/、/e/、/a/、/o/、/u/ 的系統 (Schwartz, Boë & Abry 2007:106)。

Schwartz et al. (1997:251) 指出從 UPSID 語料庫的語料來看，主要的元音系統包含三到九個元音，而五元音的系統是最多的，三分之二的元音系統包含五到七個元音。元音主要分布在周邊的發音部位，且元音系統大多是對稱的，前元音和後元音的數目相當，如果是非對稱的結構，則前元音比後元音多。以上的研究顯示平衡對稱的音韻結構是較常見的元音系統，其中對稱五元音又是最普遍的，我們後續在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可能演變時，將會注意到音韻結構是否對稱平衡，以及前後元音的數目等。

2.3 顯象時間 (apparent time) 與真實時間 (real time)

本文的調查分老、中、青三個年齡層，比較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有何差異。Labov 指出：利用年齡層分布對語言變化所進行的共時 (synchronic) 研究，屬於顯象時間的研究 (Labov 1972:275)。在運用顯象時間的研究之際，必須區分同一時間不同世代的語言變異，究竟僅屬年齡級差的現象，或者的確為該語言社群的歷史變化。

Labov (2001:76) 提到年齡級差是：「個人的語言改變，但是社群的語言不變」。也就是隨著年齡的不同，個人的社會責任與角色也隨之改變，以致於在不同年齡語言的使用產生差異，然而整個語言社群的語言並未隨之變化。Downes (1998:224) 以年齡為 X 軸，使用地方音或優勢音的多寡為 Y 軸，畫出年齡級差的變體分布圖，該圖呈現 V 字形。McMahon (1994) 認為中間凹陷處表示：承擔最多社會責任的中年人，對標準語言變體最敏感，所以優勢音變體的使用也最多 (McMahon 1994:241)。等到步入老年時期，隨著社會責任的卸除及公共參與的減少，優勢音變體的使用也日漸減少。但是如果分布圖呈現向上或向下的直線分布，亦即隨著年齡增長，某種語言變體（可能是優勢變體或地方口語變體）也逐

漸增加或減少使用，這顯示該社群的語言可能處於「進行中的變化」。

僅從顯象時間的研究材料很難確認該變化是否屬於「進行中的變化」，通常需要藉助早期關於該語言社群的相關研究，從中探索變化的軌跡。因此，探討語言變化，最理想的方式是結合顯象時間與真實時間的研究進行分析。真實時間的研究是經歷一段時間之後再去對同一群居民做調查 (Chambers 1995:193)。⁹ Holmes 認為真實時間是確認語言變化非常可信的方式 (Holmes 1992:229)，然而有關真實時間的研究卻不多見，尤其是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起步很晚的台灣，更缺乏早期針對某個語言社群的抽樣調查資料，僅有部分地區有老年人的方言調查材料。在此研究限制下，顯象時間仍是研究語言變化的有效方式，誠如 Holmes (1992:228) 所說的：

對社會語言學家來說，用顯象時間的方法來研究語言變化是有效的捷徑，因為社會語言學家通常無法等到二十年後再去看看真實時間發生什麼變化。

Holmes (1992:225) 又提到：

如果隨著年齡層的不同，某個語言形式呈現穩定的增加或減少，社會語言學家認為這可能是語言社群進行中的變化，如果是呈現鐘形的曲線分布，則是比較典型的穩定的變異。

本文關於年齡分布與語音變異或變化的研究，在缺乏過去類似研究調查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以顯象時間的調查材料，比較老、中、青的語音資料，佐以早期方言調查的資料，試圖從中探索變化的軌跡。

2.4 台北市閩南語

台北市閩南語有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以及漳州腔等 (洪惟仁 2009)，早期的研究 (例如董同龢等 1967，鍾露昇 1967，董忠司

⁹ 真實時間的研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趨勢研究」(trend study)，指在不同的時間對相同的語言社群，再次進行可供比較的抽樣調查；另一種則是「選定研究」(panel study)，也就是在不同時間，追蹤調查同一個或同一批發音人的語言變化，這個方法可以觀察發生在個人身上的變化 (Eckert 1997:153)。

1991) 大多把台北市的閩南語當作一個方言，沒有細分方言差或次方言差。丁邦新、楊秀芳 (1991) 以董同龢等 (1967) 的調查研究為基礎，再調查兩位不同年齡層的在地發音人，一方面將新舊語料並列比較，觀察方言、次方言的差異；另一方面藉年齡層的差異，分析其語音演變。該研究中六十歲老年層有六元音、四十歲中年層有八元音、二十歲青年層有六元音，丁邦新、楊秀芳 (1991) 認為台北市不同年齡層語音的差異，未必是年齡層的差別，極可能是漳、泉方音的不同，亦即老年語音偏漳音、中年語音偏泉音，而青年可能又受到社會優勢音的影響。丁邦新、楊秀芳 (1991) 已經注意到台北市閩南語的方言差及世代差異，不過因為只有調查少數發音人，後續仍需要進行量化的調查分析，才得以比較全面的呈現台北市閩南語的各個方言差或次方言差以及世代差異。

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 調查大台北地區老派的閩南語，詳細的描述區分台北閩南語的方言差，其調查發現台北市閩南語包括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以及漳州腔等，例如南港是老安溪腔，景美、木柵、萬華屬於新安溪腔，大稻埕、大龍峒及社子是新同安腔，北投近淡水處是老同安腔。該文並畫出方言分區圖及變體分布圖，讓我們對台北市閩南語的分區有清楚的瞭解。該文依據 22 個音類，歸納大台北各次方言的音韻，例如台北市的泉腔閩南語，老安溪腔最顯著的特徵是有複元音 [æ] 及兩個央元音 [i]、[ə]；新安溪腔則沒有複元音 [æ]，但是有兩個央元音 [i]、[ə]；老同安腔也有兩個央元音 [i]、[ə]；新同安腔則既無複元音 [æ]、也無央元音 [i]、[ə]。聲調方面，老安溪腔、新安溪腔的陽入原調為高升調或中平調，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則為高短調。

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 的調查對象是老年人，其分區為後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洪惟仁指出台北市區的音韻變化十分激烈（洪惟仁 1992: 79），約略做出「逐漸向優勢音靠攏」的預測（洪惟仁 1992:87），然而我們仍需要調查不同年齡層的閩南語，才能對於台北市閩南語新興的變異有具體的瞭解。本文即針對台北市老、中、青進行調查，具體呈現台北市各次方言的變異。

2.5 彰化市閩南語

彰化市正好處在漳、泉腔閩南語交接處，北邊、東邊是台中縣的漳腔閩南語，西邊、南邊是彰化縣的泉腔閩南語。洪惟仁的調查認為彰化市閩南語有幾個語音特點：(1) 〈入入〉類都讀 [i]；(2) 〈居居〉類讀 [i] 較多；(3) 喉塞尾陽入原調讀中長調（洪惟仁 1992:87-88）。涂文欽 (2009) 對彰化縣市的閩南語做了詳細的調查，並畫出方言地圖，其調查發現彰化市大都是漳腔，僅有西南角有很淡的

泉音痕跡，例如“生圀 [sĩ³³ kĩa⁵³]”，“八 [pueʔ³²]”。該調查研究，讓我們對於彰化老派閩南語的地理分布有清楚的瞭解。不過如果要瞭解這個位於漳、泉腔閩南語交接處的方言，有哪些新興的變異，則必須再進一步調查分析，本研究即針對彰化市的三個年齡層，調查其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

2.6 台南市閩南語

台南市是漢人到台灣最早落腳發展的地區，十九世紀末以前，台南市一直是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就台灣閩南語的發展演變來說，台南市可謂是台灣閩南語漳、泉接觸最久的都市，因此該方言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楊秀芳 (1988) 對台南市方言做過完整的調查分析，董忠司 (1991) 也對於台南市的音系作了描述分析，洪惟仁 (1989, 1992) 也論及台南市的幾個方音特點。以下簡述前人對於台南市方言的調查研究。

楊秀芳 (1988) 在《台南市志・語言篇》對台南市的閩南語有詳細的描述，其將台南市分為漳、泉兩區，東、西、南、北、中、安南區屬於漳音地區，¹⁰ 安平則為泉音地區。¹¹ 董忠司 (1991) 也對台南市閩南語的音韻系統、方言分區以及方音特色作了描述分析。洪惟仁 (1989, 1992) 也曾論及台南市有展唇央元音 [ə]、保留漳腔特點 [ĩ]，以及〈居居〉類讀 [u] 的特別多等特色。現今台南市閩南語有哪些新興的變異，仍須進一步調查分析。

台南市主要分為兩個方言區，安平區是泉腔閩南語，與其他各區明顯不同，因此我們東區、南區、中西區、北區、安南區調查 48 人，泉腔的安平區調查 32 人。因為市區才是比較典型的台南音，因此我們關於台南市的分析，主要是依據市區 48 人的調查資料。至於安平的調查資料，僅有在比較五元音與台南六元音的競爭力時，才會使用這部分的調查資料。

¹⁰ 過去台南市的行政區分為東、西、南、北、中、安南、安平七區，2004 年將中區、西區合併為中西區，變成六區。

¹¹ 安平區屬於泉腔閩南語，其老派的方音特點是：(1) 元音系統是 /o/、/ɔ/ 不分的五元音，例如「糕仔」、「糊仔」都說 [ko³³ a⁵³]，跟台南市區的元音系統不同（陳淑娟 2009b, 2010，張屏生 2010）；(2) 〈箱薑〉類為 [iũ]，例如“薑 [kiũ⁴⁴]”，與台南市保留漳腔特點 [ĩ] 不同（楊秀芳 1988，陳淑娟 2009b, 2010，張屏生 2010）；(3) 保留部分泉音的特點，〈青更〉類多說 [i]，例如“青菜 [tsʰi³³ tsʰai²¹]”；〈杯稽〉類老年人多讀 [ue]，例如“買賣 [bue⁴⁴ buē³³]”（楊秀芳 1988，陳淑娟 2009b, 2010，張屏生 2010）。

3. 文獻回顧與理論

以下首先評述關於台灣閩南語語音接觸融合的重要研究，其次說明我們運用的理論。

3.1 文獻回顧

關於台灣閩南語音變的研究，著力最多的是洪惟仁，其〈台灣漢語方言之分布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洪惟仁 1989, 1992）一文在大量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對台灣各地閩南語的分布及漳泉的接觸融合做了整體的描述及分析。其博士論文（洪惟仁 2003a）依據所調查的 16 個方言點，探討台灣閩南語漳、泉接觸的現況，並就語言的普遍性、結構擴散…等，深入分析漳音勝出的原因，是目前探討台灣閩南語音變最完整、深入的著作。該文探討的方言點集中在台灣中、北部，以具有顯著方音特點的方言為主，¹² 主要在於運用理論解釋台灣閩南語音變的動機與方向。南部屬於混合腔，並非該論文主要觀察的方言點，然而南部是否有異於中、北部的發展，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其次，該文探討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形成，¹³ 而在這個基礎上，台灣閩南語又有哪些新興的語音變異，也值得後續進一步探究。因此本文選擇北、中、南三個都市，含括泉腔、漳腔、混合腔三個方言點，調查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

本文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以及陽入原調的變異，以下簡述這兩方面相關的研究。有關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洪惟仁（1992）的調查發現台東閩南語有圓唇元音 [o]，跟高雄的展唇音不同，兩相比較，他認為圓唇元音 [o] 是優勢音，並且認為漳、泉競爭的結果，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消失是必然的趨勢（2001, 2003a）。張屏生（2000）、董忠司（2001）則認為南部的展唇音 [ə] 是優勢音；陳淑娟（2004）關於大牛欄的調查研究發現，大牛欄 /o/、/ɔ/ 不分的系統非常穩固，變異極小，沒有向通行腔靠攏的趨勢，不過其關於安平方言的調查卻發現安平的對稱五元音已有向台南音靠攏的趨勢（陳淑娟 2009b, 2010）；陳淑娟（2009a）認為除了南部 /i, e, a, ə, u, ɔ/ 六元音外，/o/、/ɔ/ 混而為一的 /i, e, a, u, o/ 五元音，也可能是優勢元音系統。對於台灣閩南語的優勢元音，上述研究的看法並不一致，到底台灣閩南語的優勢元音系統為何？我們需要透過更多的實證調查分析，才能對台灣閩南

¹² 例如漳腔的大牛欄、宜蘭礁溪，泉腔的清水、汐止、蚵殼港、鹿港、白沙屯等。

¹³ 洪惟仁（2003a）稱台灣各地最通行的閩南語為「普通腔」，本研究稱之為「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簡稱為「通行腔」。

語元音系統的發展有進一步的瞭解。

台灣閩南語陽入原調也有新興的變異，洪惟仁 (2003a:165) 認為南部的高短調和北部的中長調是陽入原調的強勢變體，至於台中盛行的中短調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但勢力很小。其調查的詞彙都是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至於 [-p]、[-t]、[-k] 尾陽入原調的變異，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另外，因為該研究的方言點集中在中、北部，除了中、北部之外，南部陽入原調的變異，也值得後續進一步探究。廖瑞昌 (2004) 提出台灣閩南語的入聲，如果是 [-p]、[-t]、[-k] 尾，則有陰、陽入不分的趨勢；而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則有讀非塞音的趨勢。該研究從性別、年齡、學歷、第一語言、台灣閩南語的聽辨能力及口說能力等因素，討論影響陽入原調變異的因素，但是並無論及導致陽入原調變異的語言內在因素。陳淑娟 (2009a) 引用十一位老年發音人的調查資料，描述分析不同韻尾陰、陽入原調的變異與變化，對於陰、陽入的混同，提出了詞彙擴散變體共存的現象；該研究也發現鹿谷有陰、陽入原調混同的趨勢。然而喉塞尾陽入原調除了中長調 [33]、中短調 [32] 及南部高短調之外，是否還有別的變體？陽入原調的哪一個變體較具競爭力？這些變體在不同地區的分布如何？這些疑問都需要透過實證的調查進一步釐清。

本文即用北、中、南三個不同地理位置的方言點，囊括泉腔、漳腔及混合腔閩南語，調查老、中、青三代，統計分析其差異，並解釋兩種新興音變的語言內部動因。透過三個都市的量化調查，我們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台灣閩南語新興語音變異的分布，據以探究台灣閩南語的音變趨勢。

3.2 理論

本文在分析台灣閩南語新興的音變時，引用分散理論來解釋，這個理論最早由 Liljencrants 及 Lindblom 等人提出 (Liljencrants & Lindblom 1972, Lindblom 1986)，此理論強調在元音系統裡語音要容易區辨才有利於音韻的對比，元音系統在感知上要有最大的對比。在元音系統內，對一定數量的元音來說，元音在聲學語音學上要能拉大距離才算是最好的系統。如果受限於元音太多，無法再擴大其空間距離，至少要能保有足以區辨音與音的空間。Lindblom (1990a, 1990b) 日後對分散理論做了修正，認為在語音系統中，音與音只要具有足夠的聽辨對比即可，而不需要有最大的對比，且發音越省力越好。至於語音系統要選哪些音，和整個語音系統音的數目多寡有關。

Maddieson (1984:154) 指出在包含 317 個語言的語料庫 UPSID 裡，大約有百

分之八十六的語言是符合分散理論的假設。Flemming (1995, 1996, 2002) 所提出的分散理論和 Lindblom (1986) 的分散理論大體類似。¹⁴ 他強調分散理論的核心，就是音韻的對比要針對三個功能目標：(1) 對比的區辨要最大 (Maximiz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ontrasts)，(2) 發音所費的力氣要最小 (Minimize articulatory effort)，(3) 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 (Maximize the number of contrasts) (Flemming 2004:236)。發音越省力是人類共通的特性，如果語音系統只有兩個音，那麼這兩個音的聽辨對比可以是最大的，如果在此發音空間內再加入兩個音，音跟音的距離就較接近，對比即不如原本那麼大。如此，對比的區辨要最大和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這兩個目標就彼此衝突。發音所費的力氣要最小和對比的區辨要最大，這兩個目標也會互相衝突，發音省力，音和音就不是有最大區辨。雖然發音所費的力氣要最小、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這兩個目標會和對比的區辨要最大這個目標彼此衝突，然而，發音所費的力氣要最小和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這兩個目標倒彼此不直接衝突。當發音越省力是最重要的條件時所選出的音組，和以語音要有最大區辨性為首要條件時所挑出的音組就會不同，因為發音要省力的話，音與音的空間距離相對縮小，就不會有最大區辨 (Flemming 2004:237)。因為這三個目標會有衝突，因此當語音系統在選音時，必須顧慮到這三個目標間的平衡。

把優選理論 (Optimality Theory) 的概念運用在分散理論，提供了這三個目標互有衝突時的解決辦法。即把這三個目標按照優先考慮的因素來排序，如果把某個目標的順位排在前面考慮，自然會排除某些可能的音，音韻系統中出現的是較受歡迎的音 (Flemming 2004:236-237)。

後續我們在分析比較五元音或台南六元音系統時，將會運用分散理論來分析哪種元音系統比較能夠達到分散理論的三個功能目標。同時也運用 Flemming (2004) 結合優選理論的方式，將這三個目標按照優先考慮的因素來排序，看看選出來的會是五元音或台南六元音。

4. 研究方法

我們先設計可以區分方言差的台灣閩南語詞彙調查表，對於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三個方言點有初步的瞭解之後，選擇要觀察的兩組音，設計詞彙表做調查。詞彙表調查〈刀高〉類及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設計時大多選用日常生活經

¹⁴ Liljencrants 和 Lindblom 等人提出的分散理論原文為 Adaptive Dispersion Theory，後來的學者將分散理論統稱為 Dispersion Theory。

常使用的詞彙。〈刀高〉類的詞彙二十個，儘量與不同聲母搭配，例如有雙唇音「珠『寶』」、舌尖音「菜『刀』」、舌根音「『糕』仔」…等。爲了比較，我們也調查另一組與〈刀高〉類容易混淆的〈高沽〉類，瞭解受訪者〈高沽〉類的語音，例如「芋仔」、「糊仔」…等。

此外，爲了確認受訪者 /o/、/ɔ/ 有沒有區別，我們也設計了三組最小對比詞，前字是〈刀高〉類，後字是〈高沽〉類，分別是「桃、土」、「報、布」、「課、褲」。「布」是〈高沽〉類，「報」是〈刀高〉類，「布」說 [pɔ²¹]，「報」則可能有三種音：[pɔ²¹]、[pə²¹] 或者 [pɔ²¹]。陽入原調則依據不同韻尾設計詞彙，[-p] 尾八個，¹⁵ [-t]、[-k]、[-ʔ] 尾各十個（詞彙表參見〈附錄 1〉）。

本文關於台北市閩南語的資料是從 2008 年八月到 2009 年八月陸續調查完成；彰化市的調查時間是 2009 年二月到四月；台南市的調查時間是 2009 年三月到八月。三位助理中，二位是博士班學生、一位是碩士班學生，他們都受過語言學專業的訓練、且有田野調查的經驗，每個都市的調查一開始是研究者陪同研究助理去調查，兩人一起記音，比對記音並討論，等到研究者確認助理記音一致，可以獨立作業後，後續則由助理調查完成。每次調查時都以 Hi-MD 錄音存檔，少數不確定的音在調查後反覆聆聽確認，或者在定期的工作報告時提出來討論、播放錄音、確認記音。

發音人是採方便抽樣，發音人必須是當地出生、長大，離開當地生活不超過五年（不包括當兵、唸書），且父母親至少一人是當地人。我們先分配好每區要調查的人數及年齡層、性別分布，利用多種管道找尋發音人，包括請里長、議員、小學老師、退休教師、志工團體（例如關渡自然公園）、朋友…等爲我們介紹，或者到當地的社區公園找老人家訪問，每份問卷都請發音人看詞彙表說詞彙，每個詞彙說二次，訪問時間約半小時。¹⁶

台北市的閩南語有五個方言區，分別是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及漳州腔等五區，每區調查 12 人，五區總計調查 60 人。因爲漳州腔並非台北市閩南語的主要類型，不將之納入討論，最後我們用以分析的僅有泉腔閩南語，即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統計時依安溪腔、同安腔分開計算，安溪腔、同安腔各 24 人，總計 48 人。彰化市沒有明顯的方言差，我們

¹⁵ 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原本各設計十個詞彙，[-p] 尾本來也設計十個，因爲禮「盒」、「疊」，有的人說 [-p]，有的人說喉塞尾，所以這兩個詞不予採用，[-p] 尾的詞彙剩下八個。

¹⁶ 本文討論新興的語音變異，所以只取兩組音來分析，不過我們的問卷調查的不只這兩組音，還包括一些可以呈現漳、泉差異的語音，例如〈杯稽〉類、〈青更〉類…等，三個都市的問卷內容不完全一致，例如只有台南市調查〈箱薑〉類，台北市、彰化市因爲沒有漳音特點 [ɿɿ]，所以不調查〈箱薑〉類。不過，因爲那些音都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所以不列入討論。

調查 60 人。台南市有兩個方言區，東區、安南區、北區、中西區、南區等市區調查 48 人，安平區是泉腔閩南語，調查 32 人，台南市及安平區總共調查 80 人。三個都市總計調查 200 人，扣掉台北市的漳腔 12 人，最後實際用以分析的是 188 人。各區都調查老、中、青不同年齡層，以便做不同年齡層的音變比較。各個方言點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方言區、行政區劃分、學歷等資料，詳見〈附錄 2〉。

我們計算每人每組音各變體出現的百分比平均數，例如〈刀高〉類的十個詞彙，如果該受訪者兩個說 [o]，八個說 [ə]，那麼這位發音人出現 [o] 變體的比例就是 20%，而出現台南音變體 [ə] 的比例是 80%。將每個人出現某變體的比例加起來，除以該方言點調查的總人數，即是該組音該變體出現的百分比平均數。某群體之該變體百分比平均數越高，表示該群體內的受訪者有越多的詞彙說該變體；反之則否。因為本研究將比較老、中、青三代各組音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的差異，所以使用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來分析。

5. 研究結果

台灣閩南語通行腔在漳、泉接觸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了前二 (/i/、/e/) 後三 (/u/、/o/、/ɔ/) 的不對稱元音結構。我們的研究發現有兩個新興的元音系統，可能取代台灣閩南語原先的不對稱六元音系統；而陽入原調會因為韻尾不同，而有不同的變異。以下就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兩方面分別論述。

5.1 兩個新興的元音系統

台灣閩南語兩個新興的元音系統是對稱五元音及對稱六元音，而這兩個新興的元音系統也在彼此競爭，以下從三個都市的調查資料來說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

5.1.1 兩個新興優勢元音系統的擴張

不對稱六元音、南部對稱六元音以及對稱五元音，哪一個是優勢的元音系統？我們將從三個都市的調查資料，探討元音系統的變異。通行腔閩南語與台南音都有六個元音，/o/、/ɔ/ 有分別，不同的是台南音是展唇音 [ə]，通行腔是圓唇音 [o]；五元音系統則是 /o/、/ɔ/ 不分。/o/、/ɔ/ 是否有對比，有以下三種可能：

(1) /o/、/ɔ/ 沒有分別，「報」、「布」同音，這是對稱五元音系統；(2) /o/、/ɔ/ 有別，兩個元音都是圓唇音，例如“報 [po²¹]”、“布 [pɔ²¹]”，這是不對稱六元音的系統；(3) /o/、/ɔ/ 有別，一為展唇 [ə]、另一為圓唇 [ɔ]，例如“報 [pə²¹]”、“布 [pɔ²¹]”，這是對稱六元音的系統。

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三組最小對比詞，來測試受訪者 /o/、/ɔ/ 有沒有分別，這三組詞分別是「桃、土」；「報、布」；「課、褲」，〈表 3〉即為三個方言點的調查結果。

〈表 3〉台灣閩南語 [o]、[ɔ] 的最小對比詞

	/o/、/ɔ/ 有分別				/o/、/ɔ/ 混	
	[o]、[ɔ]		[ə]、[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台北市安溪腔						
桃、土	10	41.7%	0	0	14	58.3%
報、布	9	37.5%	0	0	15	62.5%
課、褲	7	29.2%	1	4.2%	16	66.7%
台北市同安腔						
桃、土	14	58.3%	5	20.8%	5	20.8%
報、布	15	62.5%	2	8.3%	7	29.2%
課、褲	13	54.2%	5	20.8%	6	25.0%
彰化市						
桃、土	26	43.3%	34	56.7%	0	0%
報、布	29	48.3%	31	51.7%	0	0%
課、褲	3	5.0%	57	95.0%	0	0%
台南市						
桃、土	0	0%	48	100.0%	0	0%
報、布	0	0%	48	100.0%	0	0%
課、褲	0	0%	48	100.0%	0	0%

〈表 3〉顯示這三組最小對比詞，台南市、彰化市 /o/、/ɔ/ 都有區別，沒有兩個音位混同的現象。台南市只有一種類型，所有受訪者三組詞都是 [ə]、[ɔ] 的區別；彰化市有 [o]、[ɔ] 及 [ə]、[ɔ] 兩種對比類型，「桃、土」及「報、布」這兩組最小對比詞 [ə]、[ɔ] 的比例略高於 [o]、[ɔ]，「課、褲」這組最小對比詞 [ə]、[ɔ] 的比例更高達 95%。

台北市比較複雜，有 /o/、/ɔ/ 混同不分，[o]、[ɔ] 有別及 [ə]、[ɐ] 有別三種類型，安溪腔與同安腔又略有不同。安溪腔 /o/、/ɔ/ 混同不分的比例高於 /o/、/ɔ/ 有別，例如「桃、土」這組詞，/o/、/ɔ/ 不分的占 58.3%，/o/、/ɔ/ 有分別的占 41.7%。安溪腔的 /o/、/ɔ/ 有別，兩個元音多是圓唇音，而類似台南音 [ə]、[ɐ] 有別的僅有一例。同安腔最主要的類型是 /o/、/ɔ/ 有分別，兩個音都是圓唇音；其次是 /o/、/ɔ/ 混同，約占二到三成；至於 [ə]、[ɐ] 有分別的也占一小部分，三組最小對比詞中，「報、布」這組最小對比詞 [ə]、[ɐ] 有別的占 8.3%，另兩組各占 20.8%。

上述的討論顯示台北的安溪腔主要是 /o/、/ɔ/ 不分的五元音系統，同安腔也有二到三成是五元音。然而關於台北市早期的方言調查資料（例如董同龢等 1967，丁邦新、楊秀芳 1991），記載台北市閩南語有六元音及八元音，未見五元音的相關記錄，因此我們認為台北市的五元音是近期新興的變異。我們再依據不同世代仔細分析，檢視五元音系統是在衰退抑或增加。以台北市的安溪腔（〈表 4〉）為例，青年全都 /o/、/ɔ/ 不分，/o/、/ɔ/ 有分別的主要是老年，檢定的結果，發現老、中、青三代 /o/、/ɔ/ 有分別或不區分的比例有顯著差異（ $\chi^2=9.37, p<.01$ ）（〈表 4〉）。隨著年齡層下降，/o/、/ɔ/ 不分的比例逐漸增加，這並不是年齡級差的現象，因為並非社會壓力最大的中年人 /o/、/ɔ/ 不分的百分比平均數特別高。Holmes (1992:225) 認為隨著年齡層遞減，某個語言形式呈現穩定的增加或減少的情況，可能是進行中的變化。因此我們認為五元音可能是台北市安溪腔進行中的變化。台北市安溪腔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可能朝 /o/、/ɔ/ 不分的方向演變。若干年後若有真實時間的研究來作兩個時間點的比對，就可以更明確的看出台北市閩南語元音的變化趨勢。台北市的調查支持陳淑娟 (2009a) 的預測：/o/、/ɔ/ 不分的對稱五元音正在形成。

〈表 4〉台北市安溪腔閩南語「桃、土」最小對比詞的分析

	老年		中年		青年		總數		χ^2	p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o、ɔ 分	7	29.2%	3	12.5%	0	0%	10	41.7%	9.37**	.0092
o、ɔ 不分	2	8.3%	6	25.0%	6	25.0%	14	58.3%		

其次，我們要討論台南市區的六元音系統是否也是優勢元音系統。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二十個〈刀高〉類的詞彙（參見〈附錄 1〉），〈表 5〉是台南市〈刀高〉類的變體分布。

〈表 5〉台南市區〈刀高〉類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p	Sc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ə	99.41	1.66	99.69	1.25	98.33	2.44	99.17	1.88	2.35	.1067	—
o	.30	1.21	0	0	0	0	.10	.72	.90	.4105	—
ɔ	0	0	0	0	.33	1.29	.10	.72	1.10	.3401	—

由〈表 5〉我們看到台南市的 [ə] 非常穩定，中年〈刀高〉類都是展唇音，老年、青年維持 [ə] 的百分比平均數都高達 98% 以上。由此看出台南市的 [ə] 少有變異，這個典型的台南音，在台南市區內部非常一致。

由台北市的安溪腔閩南語，我們看到台北市的青年，已經有很大比例是對稱五元音的系統，且隨著年齡層下降，/o/、/ɔ/ 有別的比例越低，相對的，/o/、/ɔ/ 不分的比例越高。由此我們看出台北市的閩南語，/o/、/ɔ/ 不分的五元音可能是較具有競爭力的元音系統，/o/、/ɔ/ 有別則可能在衰退中；而台南市的展唇元音 [ə]，內部極為穩定，少有變異。下一節將從語言接觸的實例，分析對稱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哪一個較具優勢。

5.1.2 對稱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的競爭

北部 /o/、/ɔ/ 不分的對稱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系統，究竟哪一個更有潛力取代不對稱六元音、成為未來台灣閩南語通行腔新的元音系統？以下我們以彰化市及台南安平元音的變異作為討論分析的依據。

前面關於彰化市 /o/、/ɔ/ 最小對比詞的測試，發現彰化市 /o/、/ɔ/ 是有分別的，我們進一步調查二十個〈刀高〉類詞彙，分別計算每組音每個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從老、中、青三代探究其變異。〈表 6〉是我們的調查結果。

〈表 6〉彰化市閩南語〈刀高〉類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¹⁷		F	p	Sc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o	32.25	34.01	15.75	18.37	13.00	10.93	20.33	24.35	4.03*	.0231	老>青
ɔ	2.75	3.02	2.75	3.43	4.00	3.48	3.17	3.31	.95	.3942	—
ə	64.50	32.88	81.50	18.36	82.50	10.58	76.17	23.71	4.01*	.0234	青>老

由〈表 6〉我們看到彰化市的受訪者〈刀高〉類維持 [o] 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 20.33% (SD=24.35%)，〈刀高〉類是展唇 [ə] 的百分比平均數卻高達 76.17% (SD=23.71%)，由此可見展唇 [ə] 極為強勢。老、中、青三代〈刀高〉類的音值是展唇或圓唇呈現相反的趨勢，老年人圓唇 [o] 的百分比平均數最高，有 32.25% (SD=34.01%)，中年 15.75% (SD=18.37%)，青年僅僅 13% (SD=10.93%)，三個年齡層 [o] 的百分比平均數有顯著差異 ($F=4.03, p<.05$)，檢定的結果是老年高於青年。然而展唇 [ə] 的百分比平均數卻呈現相反的趨勢，也就是青年展唇 [ə]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2.5% (SD=10.58%)，老年 64.5% (SD=32.88%)，青年高於老年 ($F=4.01, p<.05$)。前人較早的方言調查中（例如洪惟仁 1989, 1992），並沒有發現彰化市有展唇 [ə] 元音，¹⁸ 而我們的調查資料又呈現隨著年齡層遞減，展唇 [ə] 元音穩定增加的趨勢，因此我們認為這可能也是進行中的變化。

由彰化市〈刀高〉類的變體分布看來，展唇 [ə] 在彰化市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76.17% (SD=23.71%)，中、青年的百分比平均數都超過 80%，青年的 [ə] 明顯高於老年，因此我們認為台南音的勢力已經擴散到台灣中部的彰化市。同時我們看到彰化市原本的不對稱六元音，明顯的朝台南的對稱六元音發展，而不朝 /o/、/ɔ/ 不分的對稱五元音演變。

我們認為彰化市是台南音勢力向北擴展的結果，也就是台南音除了向高雄、屏東等南部地區擴張外，其展唇音也向北拓展，彰化市原本的圓唇 [o]，不敵台南的展唇 [ə]，由此我們看到彰化市原本的不對稱六元音，已經逐漸被台南六元音取代。

如果對稱五元音和台南六元音，兩個元音系統直接接觸，哪一個元音系統會

¹⁷ 有的表格各變體加總不到 100%，原因是少部分詞彙發音人不會說，或者是其回答的詞彙並不是我們要問的。後續表格也有類似的狀況，不一一說明。

¹⁸ 洪惟仁 (1992:87-88) 提及彰化市的閩南語語音：「彰化市其附近鄉鎮亦屬台灣優勢音，但其陽入聲和南投、霧峰的漳州腔同一類型，讀中長調…顯示漳州腔成分稍占優勢。」該書所說的台灣優勢音是 /i, e, a, u, o, ɔ/ 的六元音系統。

占上風？安平方言以及台南市區方言的接觸，讓我們看到兩個元音系統接觸的實例。安平方言是泉腔方言，現今當地老年人的閩南語主要是對稱五元音的系統（陳淑娟 2009b, 2010，張屏生 2010），而台南市區則是對稱六元音的系統。前面我們討論過台南市區的 [ə] 非常穩定（見〈表 5〉），極少有變異，可見安平五元音並沒有撼動台南六元音的系統。與台南市方言直接接觸的安平方言，雖然元音系統本來是對稱的五元音，然而由於受到台南市區的影響，安平也有由 /o/、/ɔ/ 不分發展為 [ə]、[ɔ] 有別的趨勢。我們從〈表 7〉安平方言〈刀高〉類的變體分布可以看出這個發展趨勢。

〈表 7〉安平方言〈刀高〉類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¹⁹		F	p	Sc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ə	10.42	13.05	55.56	36.35	82.73	27.05	47.97	40.36	22.55***	.0000	青=中>老 ²⁰

安平的老年大多是 /o/、/ɔ/ 不分的五元音系統，不過我們發現這個五元音系統開始受到台南六元音的影響，由〈表 7〉安平方言〈刀高〉類的變體分布中，我們看到年齡層越低，展唇 [ə]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越高，老年只有 10.42% (SD=13.05%)，中年是 55.56% (SD=36.35%)，青年 [ə]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2.73% (SD=27.05%)，三個年齡層有顯著差異 (F=22.55, p<.001)，檢定的結果是青年與中年 [ə] 變體的平均數高於老年。由此我們推測安平五元音可能正在向台南六元音靠攏。

從台南市安平區及市區〈刀高〉類的語音變異，我們看到對稱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接觸競爭的結果，台南市區的六元音極為穩定，完全沒有受到安平對稱五元音的影響，台南市區的老、中、青都還維持展唇音；而安平五元音，內部卻已經有極大的變異，安平區中年 [ə] 的百分比平均數超過 50%，青年更超過 80%，由此我們看到台南市 /i, e, ə, a, u, ɔ/ 六元音和安平 /i, e, a, u, ɔ/ 五元音競爭的結果，台南六元音占上風。曹逢甫 (Tsao 2004) 提及語言的變化可能有共同的因素以及互動的模式，台南市及安平原音系統的發展，有共同的因素，即結構對稱平衡的壓力，也有互動接觸的影響。

¹⁹ 同註 17。

²⁰ 統計檢定結果「不顯著」，代表彼此間的差異「不夠大、不夠顯著」，統計上將它們視之為「沒有差別」。表格中我們用統計上慣用的方式呈現，沒有差異的群體以“=”呈現，其中的“=”代表沒有差別。

安平和台南市閩南語雖然提供了對稱五元音和台南六元音系統直接接觸的實例，不過因為安平只是台南市靠海的一區，人口數和市區相比極為懸殊。因此，我們不能僅從安平方言向台南音靠攏，即斷言對稱五元音不敵台南六元音。不過本文在彰化市的調查發現，彰化市閩南語的元音系統顯然是向台南音靠攏，完全沒有朝五元音演變的趨勢。本研究證實了台南六元音在台灣西部地理上的擴散，安平及彰化市都朝 /o/ 元音展唇化的對稱六元音發展，/o/ 元音展唇化已經由南部跨越了濁水溪。至於台北市則是對稱五元音較具競爭力。

5.2 陽入原調的變異

對於陽入原調的變異，需要進一步討論幾個問題。首先就陽入原調而言，南部的高短調是強勢變體嗎？洪惟仁 (2003a) 認為中長調及高短調都是強勢變體，至於像台中的陽入原調讀同陰入中短調，在其調查的老漳區和老泉區非常弱勢；然而廖瑞昌 (2004) 的調查卻指出如果是 [-p]、[-t]、[-k] 尾，普遍有陽入本調讀同陰入中短調的趨勢；陳淑娟 (2009a) 關於鹿谷的調查發現，鹿谷的陽入原調不管是 [-p]、[-t]、[-k] 尾或喉塞尾，都有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趨勢。前人的研究對陽入原調的變異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藉由實際的調查資料來釐清這些不一致的看法。

5.2.1 南部的高短調是否為陽入原調的優勢變體

我們以本文調查的北、中、南三個方言點，探究陽入原調的變異。首先我們要檢視台南市的高短調是否為陽入原調的強勢變體。洪惟仁 (2003a) 認為在運用詞彙擴散理論時，加上結構的考慮很重要，「結構擴散」是指音變規律在一個音類中擴散時，與變體所處的結構有關，不同的結構適用的音變強弱不同。因此我們依據不同的韻尾來討論陽入原調的變異。〈表 8〉即是台南市陽入原調各變體的統計結果。

〈表 8〉台南市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²¹		F	p	Sc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p											
<u>55</u>	97.79	4.91	96.88	7.22	70.00	16.23	88.80	26.36	35.78***	.0000	老=中>青
<u>32</u>	.74	3.03	3.12	7.22	25.00	14.17	9.11	14.06	33.40***	.0000	青>老=中
-t											
<u>55</u>	97.65	4.37	96.25	6.19	61.33	23.56	85.83	21.52	34.09***	.0000	老=中>青
<u>32</u>	1.18	3.32	3.75	6.19	36.67	22.25	13.12	20.54	35.56***	.0000	青>老=中
-k											
<u>55</u>	97.06	5.88	98.75	3.42	88.00	10.14	94.79	8.25	10.69***	.0002	老=中>青
<u>32</u>	1.76	3.93	.63	2.50	8.67	9.15	3.54	6.68	8.67***	.0007	青>老=中
-ʔ											
<u>55</u>	59.41	30.71	56.88	32.60	10.67	23.44	43.33	36.34	13.56***	.0000	老=中>青
<u>32</u>	.59	2.43	3.75	6.19	16.67	13.97	6.67	10.98	14.97***	.0000	青>老=中
33	0	0	0	0	3.33	4.88	1.04	3.09	7.73**	.0013	青>老=中
53	38.24	30.87	37.50	32.56	66.00	20.28	46.67	30.97	4.97*	.0112	青>老=中

由〈表 8〉我們看到台南市 [-p]、[-t]、[-k] 尾的陽入原調，有高短調 [55] 及中短調 [32] 兩種變體。整體看來，台南市 [-p]、[-t]、[-k] 尾的陽入原調，各變體中以高短調的平均數最高，[-p] 尾讀高短調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88.80% (SD=26.36%)，[-t] 尾是 85.83% (SD=21.52%)，[-k] 尾更高達 94.79% (SD=8.25%)。這某種程度的呼應了洪惟仁 (2003a) 南部高短調是優勢變體的說法，高短調的確是老年、中年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

不過如果從老、中、青三個世代的平均數來看，高短調隨著年齡層降低，呈現衰退的趨勢，三個韻尾都是老年、中年的高短調平均數高於青年。例如 [-p] 尾的陽入原調，老年讀高短調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97.79% (SD=4.91%)，中年是 96.88% (SD=7.22%)，青年則降為 70% (SD=16.23%)，這三個年齡層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 (F=35.78, p<.001)，青年讀高短調的平均數低於老年及中年；[-t]、[-k] 尾也都呈現這樣的趨勢。

隨著年齡層下降，陽入高短調呈現衰退的趨勢，取而代之的是新變體 [32]。我們從〈表 8〉看出隨著年齡層下降，陽入原調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百分比平均數有攀升的趨勢。例如 [-t] 尾的陽入原調，老年變體 [32] 的百分比平均數僅

²¹ 同註 17。

1.18% (SD=3.32%)，中年 3.75% (SD=6.19%)，兩個年齡層變體 [32] 的平均數都很低，然而青年卻有 36.67% (SD=22.25%)，三個年齡層變體 [32] 的平均數呈顯著差異 ($F=35.56, p<.001$)，青年變體 [32] 的平均數高於中年及老年。

至於喉塞尾的陽入原調，也呈現高短調隨著年齡層降低，逐漸衰退的趨勢。喉塞尾的陽入原調除了高短調 [55] 及中短調 [32] 外，又有兩個舒聲調變體 [33] 及 [53]（參見〈表 8〉）。尤其高降調 [53] 的整體平均數最高，青年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讀 [53]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66% (SD=20.28%)，高於老年的 38.24% (SD=30.87%) 及中年的 37.50% (SD=32.56%)。洪惟仁 (2003a) 的調查顯示陽入原調在中北部的的主要變體是中長調 [33]，不過中長調在台南市非常弱勢，整體平均數僅 1.04% (SD=3.09%)，老、中、青三代只有青年有中長調 [33]，青年的中長調 [33] 平均數高於老年及中年 ($F=7.73, p<.01$)。至於讀同陰入調的變體 [32]，也是隨著年齡層降低，呈現成長的趨勢，老年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讀 [32] 的平均數僅 0.59% (SD=2.43%)，不及百分之一，中年為 3.75% (SD=6.19%)，青年則攀升到 16.67% (SD=13.97%)，青年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讀 [32] 的平均數高於老年及中年 ($F=14.97, p<.001$)。台南市老、中、青喉塞尾的陽入原調，隨著年齡遞減，只有高短調呈現衰退的趨勢，其他的三種變體，不論是中短調 [32]、中長調 [33] 及高降調 [53] 都呈現逐漸成長的趨勢。

總結台南市陽入原調的變異，我們發現台南市的陽入高短調，目前仍是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不過，仔細比較老、中、青的變體分布，我們發現其並非屬於穩定成長的變體。各個韻尾的高短調平均數都隨著年齡層下降而降低。[-p]、[-t]、[-k] 尾的陽入原調，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則隨著年齡層下降而增加。過去台南市的方言調查並沒有提到台南市閩南語有陽入原調讀同陰入調的現象，所以我們推估台南市 [-p]、[-t]、[-k] 尾的陽入原調，讀中短調 [32] 是新興的變異。至於喉塞尾的陽入原調，除了跟 [-p]、[-t]、[-k] 尾的陽入原調類似，有高短調衰退、中短調 [32] 成長的趨勢外，中長調 [33] 及高降調 [53] 兩種變體也顯現成長的趨勢，目前平均數最高的是高降調 [53]，至於中長調變體 [33]，在台南市的平均數很低，僅有 1.04% (SD=3.09%)。

台南市陽入原調的統計反映了幾個現象：(1) 高短調是目前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但是這個變體在青年層有下降的趨勢；(2) [-p]、[-t]、[-k] 尾的陽入原調，以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變體最具競爭力；(3) 喉塞尾的陽入原調，有中短調 [32]、中長調 [33] 及高降調 [53] 三種具有潛力的變體；(4) 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變異是有地域性的，中、北部喉塞尾的陽入原調，主要變體是中長調 [33]，不過在台南市中長調 [33] 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 1.04% (SD=3.09%)。洪惟仁 (2003a) 認

爲南部高短調是陽入原調的優勢變體，然而我們在台南市的調查發現，陽入的高短調變體，雖然是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然而其平均數隨著年齡層下降而降低，因此我們推論這個變體可能不是台南市未來最具有競爭力的變體。不過目前我們僅有台南市的調查資料，而南部高短調究竟是不是陽入的優勢變體，還需要更多南部閩南語的調查資料來佐證。

5.2.2 不同韻尾陽入原調的變異

在台南市的調查分析中，我們看到陽入原調，如果是 [-p]、[-t]、[-k] 尾，只有高短調 [55] 及中短調 [32] 兩種變體；但是喉塞尾則有四種變體，高短調 [55]、中短調 [32]，以及兩種舒聲調變體 [53] 及 [33]。可見台南市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的確有不同的變異，這印證了洪惟仁 (2003a) 結構擴散的觀點。

而在彰化市及台北市的陽入原調，又呈現怎樣的變異呢？〈表 9〉是彰化市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我們從中看出 [-p]、[-t]、[-k] 尾的陽入原調呈現一致的趨勢，中短調 [33] 的平均數隨著年齡層下降而減少，老年及中年讀中短調 [33] 的平均數高於青年；相反的，讀同陰入的變體——中短調 [32]，則隨著年齡層下降而增加，青年讀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高於老年及中年。例如 [-p] 尾的陽入原調，老年讀中短調 [33] 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46.25% (SD=26.62%)，中年 43.13% (SD=29.66%)，青年卻只有 18.12% (SD=24.16%)，青年 [-p] 尾陽入原調讀 [33] 的平均數低於老年和中年 ($F=6.56, p<.01$)；陽入原調的新興變體 [32] 則呈現相反的趨勢，青年 [-p] 尾陽入原調讀 [32] 的平均數爲 79.38% (SD=24.43%)，高於老年和中年 ($F=11.70, p<.001$)。

〈表 9〉彰化市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²²		F	p	S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p											
<u>33</u>	46.25	26.62	43.13	29.66	18.12	24.16	35.83	29.33	6.56**	.0027	老=中>青
<u>55</u>	9.38	18.08	10.63	15.85	2.50	6.54	7.50	14.59	1.85	.1666	—
<u>32</u>	44.38	24.49	46.25	28.13	79.38	24.43	56.67	30.05	11.70***	.0001	青>老=中
-t											
<u>33</u>	31.50	26.01	33.00	27.55	11.00	14.47	25.17	25.14	5.51**	.0065	老=中>青
<u>55</u>	19.00	15.86	27.50	22.45	12.00	10.56	19.50	17.89	4.17*	.0204	中>青
<u>32</u>	49.00	27.89	39.50	26.25	77.00	20.55	55.17	29.43	12.07***	.0000	青>老=中
-k											
<u>33</u>	34.00	23.71	35.50	25.85	12.50	14.82	27.33	24.07	6.85**	.0022	老=中>青
<u>55</u>	6.50	13.48	10.50	16.69	5.00	12.77	7.33	14.36	.78	.4643	—
<u>32</u>	59.50	21.39	54.00	26.24	82.50	18.32	65.33	25.14	9.26***	.0003	青>老=中
-ʔ											
<u>55</u>	4.50	13.95	3.50	11.37	.00	.00	2.67	10.39	1.04	.3618	—
<u>32</u>	9.50	12.34	6.00	9.40	16.50	13.48	10.67	12.47	4.06*	.0225	青>中
<u>33</u>	85.00	18.21	90.00	14.51	82.50	13.72	85.33	16.65	1.20	.3092	—

由此我們看到隨著年齡層遞減，彰化市陽入中短調 [33] 逐漸減少，而讀同陰入的中短調 [32] 卻持續增加。過去關於彰化市的調查（例如洪惟仁 1989, 1992），並沒有記錄彰化市有陽入原調讀 [32]、調值與陰入原調相混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新興的變異。而隨著年齡層遞減，陽入原調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比例卻持續增加，我們認為彰化市 [-p]、[-t]、[-k] 尾的陽入原調，可能有混同於陰入 [32] 的趨勢。

彰化市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變異情況跟 [-p]、[-t]、[-k] 尾有所不同，〈表 9〉中彰化市喉塞尾的陽入原調最主要的變體是中長調 [33]，中長調 [33] 的整體平均數高達 85.33% (SD=16.65%)，老、中、青三代的平均數沒有差異 (F=1.20, p>.05)，陽入原調的變體 [33] 在彰化市是穩定的變體。不過我們也看到喉塞尾的陽入原調有另外一個變體，即混同於陰入的中短調 [32]，這個變體雖然平均數不高，但有隨著年齡層下降而成長的趨勢，老年及中年陽入原調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僅有 9.5% (SD=12.34%) 及 6.0% (SD=9.40%)，青年增加到 16.5% (SD=13.48%)，

²² 同註 17。

青年讀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大於中年 ($F=4.06, p<.05$)。

台北市閩南語陽入原調的變異是否與彰化市、台南市不同？台北市的安溪腔與同安腔陽入原調的變異並不相同。安溪腔 [-p]、[-t]、[-k] 尾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與彰化市的趨勢一致，中短調讀 [33] 的平均數隨著年齡層下降而減少，老年及中年讀中短調 [33] 的平均數高於青年；相反的，讀同陰入的變體——中短調 [32]，則隨著年齡層下降而增加，青年讀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高於老年及中年。我們以安溪腔 [-t] 尾的陽入原調為例，〈表 10〉中安溪腔的老年陽入原調讀中短調 [33] 的平均數 76.67% ($SD=33.17\%$)，中年更高達 94.44% ($SD=7.26\%$)，然而青年僅有 20% ($SD=36.33\%$)，統計檢定後發現，老年與青年的平均數高於青年 ($F=13.78, p<.001$)。我們看出安溪腔 [-t] 尾的陽入原調，青年的中短調 [33] 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讀同陰入的中短調 [32]。至於同安腔也同樣呈現了中短調 [32] 隨著年齡層下降而增加，青年讀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高於老年或中年的情況。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台北市安溪腔、同安腔的 [-p]、[-t]、[-k] 尾陽入原調，有陽入混同於陰入 [32] 的趨勢，這與彰化市、台南市的演變趨勢一致。

〈表 10〉台北市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p	S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安溪腔											
-p											
<u>55</u>	4.17	8.84	1.39	4.17	4.17	10.21	3.13	7.60	.35	.7055	—
<u>32</u>	0	0	0	0	37.5	37.91	9.38	24.24	9.25**	.0013	老=中<青
<u>33</u>	80.56	36.5	94.44	6.59	27.08	26.71	72.40	37.22	12.46***	.0003	老=中>青
其他 ²³	15.27		4.17		31.25		15.09				
-t											
<u>55</u>	7.78	16.41	0	0	0	0	2.92	10.42	1.66	.2146	—
<u>32</u>	2.22	4.41	3.33	5.0	66.67	44.57	18.75	35.3	18.75***	.0000	老=中<青
<u>33</u>	76.67	33.17	94.44	7.26	20.00	36.33	69.17	39.88	13.78***	.0002	老=中>青
其他	13.33		2.23		13.33		9.16				

²³ 表格中所列的變體加總不及 100%，這是因為有部分特殊情況，表格中將之歸在「其他」，這一類包括：(1) 受訪者說成另一個詞彙，以致於沒有呈現該出現的變體；(2) 受訪者說兩種以上的變體，無法歸入哪一類；(3) 少數變體因為個數過少，不列入表，例如安溪腔的升調 45；(4) 有些詞彙受訪人不會說，尤其年輕人居多。我們看到各韻尾中，以 [-p] 的音類不及 100% 的比例最高。另外，安溪腔的「其他」這一類比例高於同安腔，這是安溪腔保留了一些升調變體 [45] 的緣故，因為僅有少部分的老年有此變體，所以我們不將之獨立列為一類。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p	Scheffe-test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k											
<u>55</u>	3.33	7.07	2.22	4.41	1.67	4.08	2.5	5.32	0.18	.8344	—
<u>32</u>	0	0	2.22	4.41	68.33	36.56	17.92	34.39	31.25***	.0000	老=中<青
<u>33</u>	81.11	30.18	93.33	7.07	25.00	33.32	71.67	36.91	14.35***	.0001	老=中>青
其他	15.56		2.23		5		7.91				
-ʔ											
<u>32</u>	0	0	0	0	8.33	13.29	2.08	7.21	3.71*	.0416	—
33	68.89	35.16	94.44	13.33	86.67	15.06	82.92	25.96	2.57	.1000	—
44	21.11	22.61	3.33	7.07	1.67	4.08	9.58	16.81	4.42*	.0250	—
53	0	0	0	0	0	0	0	0			
<u>55</u>	0	0	0	0	0	0	0	0			
其他	10		2.23		3.33		5.42				
同安腔											
-p											
<u>55</u>	72.22	34.11	68.75	29.12	41.07	28.61	61.98	32.65	2.2773	.1273	—
<u>32</u>	2.78	5.51	1.56	4.42	33.93	29.50	11.46	24.47	9.3624**	.0012	老=中<青
3	20.83	27.95	25.0	29.88	7.14	6.68	18.23	24.72	1.0593	.3645	—
其他	4.17		4.69		17.86		8.33				
-t											
<u>55</u>	81.11	26.19	61.25	31.37	40.00	36.66	62.50	33.26	3.7320*	.0410	老>青
<u>32</u>	2.22	6.67	8.75	11.26	45.71	35.05	17.08	27.10	10.0939***	.0008	老=中<青
3	14.44	20.07	28.75	32.71	10.00	10.00	17.92	23.59	1.3797	.2735	—
其他	2.23		1.25		4.29		2.5				
-k											
<u>55</u>	82.22	20.48	68.75	31.82	55.71	41.17	70.00	31.90	1.4188	.2643	—
<u>32</u>	2.22	4.41	5.00	10.69	35.71	44.67	12.92	28.05	4.1984*	.0293	老<青
3	14.44	15.90	23.75	33.35	5.71	7.87	15.00	22.26	1.2570	.3050	—
其他	1.12		2.5		2.87		2.08				
-ʔ											
<u>55</u>	6.67	11.18	3.75	7.44	0	0	3.75	8.24	1.3243	.2873	—
<u>32</u>	0	0	0	0	10.0	18.26	2.92	10.42	2.6031	.0977	—
33	16.67	21.21	40.0	32.95	41.43	27.34	31.67	28.69	2.1740	.1386	—
44	41.11	41.06	46.25	34.62	35.71	27.60	41.25	34.18	.1646	.8493	—
53	28.89	39.19	6.25	9.16	4.29	7.87	14.17	26.69	2.4852	.1075	—
其他	6.66		3.75		8.57		6.24				

台北市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則與 [-p]、[-t]、[-k] 尾明顯不同。安溪腔的主要變體是中長調 [33]，整體平均數高達 82.92% (SD=25.96%)，老、中、青三代沒有差異 ($F=2.57, p>.05$)。高平調 [44] 也占一部分，只有青年才有中短調 [32]，平均數是 8.33% (SD=13.29%) (見〈表 10〉)。

同安腔的喉塞尾陽入原調，與安溪腔不同，多了高降調 [53] 及高短調 [55] 兩個變體。各個變體中，平均數最高的變體是高平調 [44]，整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有 41.25% (SD=34.18%)；其次是中平調 [33]，平均數是 31.67% (SD=28.69%)；再者是高降調 [53]，平均數是 14.17% (SD=26.69%)；百分比平均數最低的變體是 [32]，整體平均數僅僅 2.92% (SD=10.42%)，而且只有青年有這個變體 (〈表 10〉)。台北市安溪腔、同安腔的喉塞尾陽入原調，不管是哪一個變體，老、中、青都沒有顯著差異。

台北市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變體，安溪腔的主要變體是中長調 [33]，而同安腔卻是高平調 [44]。老同安跟新同安的陽入原調本來是高短調，但是現在同安腔維持高短調的整體平均數僅有 3.75% (SD=8.24%)，青年則完全沒有這個變體。同安腔的陽入原調已經丟失喉塞尾，變成長調，舒聲化的結果是變成高平調 [44] 或者高降調 [53]；此外，也有另一個變體中長調 [33]，這是舒聲化又中調化。喉塞尾陽入原調讀高平調 [44]，過去的研究較少提到這個變體，不過在台北市的同安腔，卻是最普遍的變體。我們認為在討論陽入原調詞彙擴散的新舊變體共存時，同安腔的喉塞尾陽入原調，應該要納入高平調 [44] 這個變體，並且獨立為一類，不與其他變體合併。²⁴

以上的討論顯示不管是漳、泉或混合腔，[-p]、[-t]、[-k] 尾的陽入原調都有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趨勢。而喉塞尾陽入原調在台南市的主要變體是高降調 [53]，彰化市則是中平調 [33]，台北市的安溪腔是中平調 [33]，同安腔則是高平調 [44] 的平均數最高，其次是中平調 [33]。所以喉塞尾陽入原調在北、中、南三個點，共同的變化趨勢是舒聲化，至於具體的調值則會因各地本有陽入原調的調值不同而有差異：如果本來陽入原調是中調，則舒聲化後變成中長調 [33]；如果本來陽入原調是高短調，那麼喉塞尾丟失後，可能變成高平調 [44] 或高降調 [53]，甚至進一步又中調化為 [33]。陽入原調因韻尾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趨勢，這印證了結構擴散的觀點。

至於喉塞尾陽入原調有沒有類似陳淑娟 (2009a) 在鹿谷的調查，讀同陰入調 [32] 的趨勢？在彰化市雖然中長調很穩定，不過青年將喉塞尾陽入原調讀同陰入

²⁴ 洪惟仁 (2003a) 的研究並未將高平調 [44] 獨立出來，而是將 [44] 與 [55] 都歸為「高調」。

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明顯較高；而在台南市，青年將喉塞尾陽入原調讀同陰入中短調 [32] 的平均數也高於老年及中年；至於台北的安溪腔及同安腔，將喉塞尾陽入原調讀同中短調 [32] 的也主要是青年。因此我們認為喉塞尾陽入原調讀同中短調 [32]，這個青年層逐漸竄升的變體，未來有可能是另一個足以跟舒聲化變體 [33]、[53] 競爭的新變體。

6. 討論

元音系統以及陽入原調的演變是否導致台灣閩南語產生結構上的改變，而影響音變的機制是什麼，我們將進一步討論分析此問題。

6.1 元音系統的重整及陽入原調的變異

台灣閩南語在漳泉長期接觸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對稱六元音的系統。現在又有了進一步的演變，對稱五元音或者南部對稱六元音，這兩者都使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更加對稱整齊。南部六元音系統使原本不易分辨的後元音 /o/、/ɔ/，因為變成 [ə]、[o] 後，加入唇型是圓或展的差異，這使兩個音更容易辨識；而台北五元音，則讓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更加對稱，這也是世界最常見的元音系統。不管台北的對稱五元音或台南市的對稱六元音，讓系統更對稱平衡是共同影響音變的機制。而對稱六元音，還讓音與音更容易辨識、發音更省力。

陽入原調的變異，使得陽入原調與陰入、陽去等聲調混同。儘管原調調值混同，不過陰、陽入的變調仍可以清楚的區分。然而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變異，卻可能導致聲調的歸併。彰化市、台北市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讀同陽去調 [33]，而其變調也與陽去變調相同，均為 [21]，亦即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在喉塞尾丟失後，原調與變調都與陽去不分。這個變異若是一個歷時變化，有可能導致喉塞尾的陽入調與陽去調歸併為一類。²⁵ 從本研究中，我們認為陽入原調的變異，造成聲調歸併的可能性如〈表 11〉。

²⁵ 筆者的南投閩南語即已經完成這樣的變化，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喉塞尾丟失，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與變調都跟陽去不分，喉塞尾的陽入調與陽去調歸併為一類。

〈表 11〉陽入原調的變異

韻尾	新調值	原調的新調值混 同於哪個聲調	陽入變調與混同聲調 的變調是否相同	分布地區
[-p]、[-t]、[-k]	[32]	陰入調	不同	台北市、彰化市、台南市
	[33]	陽去調	同	台北市、彰化市
	[53]	陰上調	不同	台南市、台北市同安腔
	[44]	陰平調	不同	台北市同安腔
	[32]	陰入調	不同	彰化市、台南市

[-p]、[-t]、[-k] 尾陽入調的變異是陽入原調讀 [32]，與陰入原調調值相同，例如「骨」與「滑」同音，都讀 [kut³²]；不過儘管 [-p]、[-t]、[-k] 尾的陽入原調可能與陰入原調調值相同，然而陰入、陽入的變調絕不相混，例如“骨頭 [kut⁵⁴ t^hau¹³]”與“滑倒 [kut²¹ to⁵³]”的前字聲調不同。至於喉塞尾的陽入調則可能喉塞尾丟失，變成與陽去原調 [33]、陰上原調 [53] 或陰平原調 [44] 相同。雖然喉塞尾消失後的陽入原調調值，可能與上述三種聲調的原調相同，例如台北市、彰化市的陽去字「趙」與陽入字「著」同音，都是 [tio³³]。不過丟失喉塞尾的陽入變調與陰上、陰平的變調都不同，僅與陽去調的變調相同，例如“爸母 [pe²¹ bu⁵³]”與“白色 [pe²¹ sik³²]”的前字聲調相同。

喉塞尾的陽入原調也可能維持喉塞尾讀 [32]，與陰入原調相同，例如「白」發生變異後可能讀“白 [pe³²]”，與陰入的「伯」同音；但是兩者的變調仍然有別，例如“白色 [pe²¹ sik³²]”與“伯公 [pe⁵³ koŋ⁴⁴]”的前字聲調不同。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儘管可能因為發生變異，而與陰入原調的聲調沒有分別，不過陽入的變調與陰入的變調仍然有區別，不論是 [-p]、[-t]、[-k] 尾或喉塞尾的陽入變調，都沒有與陰入變調混同的現象；只有喉塞尾的陽入調在喉塞尾丟失後，如果變成中長調 [33]，那麼其原調及變調都與陽去調相同。塞音尾消失 (loss) 是漢語方言演變的共同趨勢，台灣閩南語喉塞尾的陽入原調正在發生這樣的變化。

6.2 影響音變的機制

接續我們要進一步討論影響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這兩個新興音變的機制，以下分別論述。

6.2.1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重整

根據 Maddieson (1984) 對世界語言的統計，最多語言是對稱五元音系統，安平老輩 /i, e, a, u, ɔ/ 的五元音正是這樣的系統，而台北安溪腔閩南語在央元音崩潰後，也正朝向這樣的對稱系統演變。然而我們在安平方言與台南市方言接觸的實例，卻看到五元音受到對稱六元音的影響。以下我們將運用分散理論來分析，哪一個系統更符合元音形成的原則。

如 3.2 節理論所述，分散理論提到的音韻對比的三個功能目標是：(1) 對比的區辨要最大，(2) 發音所費的力氣要最小，(3) 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 (Flemming 2004:236)。/ɔ/、/o/ 不分的對稱五元音僅僅符合「發音省力」的功能，卻違反了分散理論「對比的區辨要最大」、「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這兩個功能，而台南六元音卻符合這兩個功能。另外，功能學派的音韻學認為形成音韻的基本動力是：對說話者而言要越省力越好，對聽者來說要讓混淆性降到最低 (Flemming 2004:232)。台南六元音也完全符合這兩個條件，而對稱五元音卻僅符合省力的條件。²⁶

台灣閩南語通行腔原本的 /i, e, a, u, o, ɔ/ 六元音，不對稱平衡，加上後元音 /o/、/ɔ/ 的距離太近，不易分辨，所以這個元音系統既「不利於聽辨」、也「不易在發音上有清楚的區分」，這兩者都違反分散理論強調的元音形成的原則。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不對稱結構，又與世界元音常見的不對稱結構不同，Schwartz et al. (1997:251) 從 UPSID 語料庫的語料，看到世界的語言，如果是不對稱的結構，多是前元音比後元音多。然而台灣通行腔卻是後元音多於前元音，這與世界元音系統的普遍趨勢不符。因為結構上的不對稱，不利於發音、不利於聽辨，因此台灣閩南語的不對稱六元音，有進一步往更對稱整齊的結構演變的趨勢，這也是世界元音系統普遍的傾向。例如 Schwartz et al. (1997:251) 從 UPSID 語料庫的語料，即看到大多數的元音系統都是結構對稱、前後元音數目相當。

台南六元音和安平五元音都是對稱的結構，通行腔的不對稱六元音系統到底朝五元音的對稱系統演變，抑或朝台南的對稱六元音系統演變。如果是變成五元音的對稱系統，這種五元音的對稱結構是世界上元音系統中最多數的一種。乍看之下，這樣的演變既符合結構對稱平衡，又是世界上大多數語言所採用的元音系統，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音變行進方向。然而，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形成過程中，從原本的漳州七元音、泉州八元音系統，到漳、泉融合後，通行腔成為不對

²⁶ 郭錦桴 (2001:124) 關於漳州話語音變化的調查也發現，漳州的中、小學生有 77% 將〈刀高〉類的例字全部或部分讀 [ɣ]，因此他認為漳州話的 [ɣ] 漸漸在取代 [o]。漳州話 [ɣ] 取代 [o]，也是擴大原本 [ɔ]、[o] 的差異，我們認為讓音與音的區辨更明顯，是促使這個音變的重要動力。

稱六元音系統。這個不對稱系統的 /o/、/ɔ/ 是有區別的，在這個音韻系統裡，原本有區辨性的 /o/ 和 /ɔ/，如果混成 /ɔ/，雖然發音更容易，然而不但無法維持音與音區辨的足夠對比，還造成聽辨上的混淆，讓原本有分別的兩組音，變成沒有分別，導致許多同音詞產生，例如「芋仔」跟「蚵仔」同音、「糊仔」跟「糕仔」不分。/o/、/ɔ/ 不分，違反了分散理論「音與音要有足夠的聽辨對比」的原則，而元音系統由六個變成五個，也違反了分散理論「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的原則。往五元音系統發展這個變化，選擇了「發音省力」，但卻違反了分散理論提到的其他元音形成的原則；其修補了原本不對稱六元音的部分缺陷，讓系統由不對稱變成對稱，然而對於原本不對稱六元音 /o/、/ɔ/ 過近，而有「不利於聽辨」以及「不易在發音上有清楚區分」這兩個問題，對稱五元音讓它們不區分，不過這不但沒有解決不對稱六元音原本的問題，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缺陷。

總之，對稱五元音雖然是最自然、無標的音，然而由不對稱六元音變成對稱五元音，僅符合分散理論的「發音省力」的原則，但卻使原本有區別的 /o/、/ɔ/ 混同，讓元音系統減少一個元音，這違反了分散理論「對比的區辨要最大」及「對比的音數目要最多」這兩個原則。

台南六元音採用了前後、高低及圓展三個區別特徵，雖然這個系統並非世界語言中最自然常見的元音系統。但是這個系統有效解決了不對稱六元音「不利於聽辨」以及「不易在發音上有清楚區分」的問題。[o] 變成展唇 [ɔ]，一則讓元音系統的結構變對稱，[ɔ]、[ɔ̃] 的距離擴開，並增加了唇形的差異，讓這兩個音更容易聽辨。多了唇形差異、前後位置擴開，讓原本相近的兩個音更容易區隔，這就解決了後元音 /o/、/ɔ/ 的距離過近，不易分辨的問題。台南六元音用圓展這個參數增加了 /o/、/ɔ/ 的區別，而對稱五元音卻因為合併而消除兩者的區別。我們認為在台灣閩南語的發展過程中，除了結構對稱、發音省力之外，讓元音與元音「在聽覺上容易分辨」以及「發音上容易區隔」是很重要的條件。六元音比五元音的系統多了一個元音，同時符合分散理論的另一目標，即音韻系統有較多具區辨性的音。

如果採用 Flemming (2004:237) 運用優選理論的概念來選取這兩個元音系統，當以「發音越省力」為最重要的條件時，所選出的音組是對稱五元音和對稱六元音；然而以「語音要有最大區辨性」為首要條件時，所挑出的是對稱六元音；而以「可區辨的音數目要越多」挑出的也是對稱六元音。也就是不論我們把「語音要有最大區辨」，「發音要越省力」，甚至「可區辨的音數目要越多」當作首要條件來看，有展唇音 /ɔ/ 的六元音系統都是可被選出的音。/ɔ/ 和 /ə/ 的區辨比 /ɔ/、/o/ 大，六元音比起五元音多了一個可區辨的元音，從分散理論來分析，台南六元

音系統比五元音更勝一籌。

儘管五元音系統是最自然、無標的元音系統，可是語言的演變，還是要看音與音的相對關係，在既有的空間中，盡可能保持足夠的聽辨區別性，以延續原本語音系統的區辨，同時也顧及發音上的省力。因此，彰化市方言的元音系統朝台南音靠攏，不但符合功能學派的音韻系統要求，也符合分散理論的核心觀點，同時也兼顧了系統結構的對稱平衡。

從分散理論的觀點來看，台南的六元音是較好的元音系統。不過在討論音變的動機時，我們認為還需要考慮音變的創新者，其所持的方音原本的元音系統 /o/、/ɔ/ 有沒有區別。我們認為如果是原本說不對稱六元音的人，他們比較能接受台南六元音，而較不易接受將原本有區別的 /o/、/ɔ/ 混同的五元音系統。然而如果本來母語就是五元音的人，例如部分的台北市居民或大牛欄居民，因為他們的閩南語本來就沒有 /o/、/ɔ/ 的區別，因此區辨 /o/、/ɔ/ 對他們來說並不必要，那麼最自然、無標的五元音系統，仍然不失是一個好的系統。而許多以華語為第一語言、台灣閩南語為第二語言的年輕人，維持 /o/、/ɔ/ 的區別也不是那樣重要，對他們來說，對稱五元音及對稱六元音都是好的系統。

從分散理論來分析，對稱六元音是較好的系統，本文調查彰化市及安平元音系統的演變，也與理論的分析吻合。本文的調查呈現兩種對稱的新興元音系統在中南部及北部的擴張，對稱六元音在台灣中南部極為強勢，台北市以對稱五元音為主，而關於對稱五元音及對稱六元音的競爭，我們認為音變創新者原本所持閩南語的元音系統不同，對這兩個系統的接受度也有差異。未來如果有台灣各地更多新的調查資料，例如台灣東部、西部其他地區或澎湖、金門元音變異的調查資料，就能更全面的瞭解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新發展。

6.2.2 台灣閩南語陽入原調的演變

彰化市及安平方言元音系統的演變用分散理論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釋，然而台灣閩南語陽入原調的發展卻有不同的選擇，其演變的動力主要取決於「容易發音」，²⁷ 但是卻朝「不容易聽辨」、「有區別的聲調減少」的方向發展，兩個新興音變的不一致需要進一步討論。我們分別從音理上以及漢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大趨勢兩方面來解釋。

²⁷ 分散理論是談元音的發展，而沒有觸及聲調，西方語言多非聲調語言，然而漢語聲調的演變也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我們也運用分散理論來解釋陽入原調的變異。

中部、北部 [-p]、[-t]、[-k] 尾的陰、陽入原調，有混同為 [32] 的趨勢，這很容易從音理上得到解釋，中部、北部的陰、陽入原調 [32]、[33] 都是中調，又因為短調，以致於更不易區分，因此容易趨向混同；而 [32]、[33] 比較起來，[32] 比較省力，入聲調在感知上易於被認為有些下降，因此陰陽入趨向混同於 [32]。台灣閩南語 [-p]、[-t]、[-k] 尾的陽入原調變成中短調 [32]，這是一種聲調的中調化，中調化是一種中和作用 (neutralization)，降調也比較自然不費力，因此「容易發音」是影響此音變的主要機制。

南部的高短調與陰入調雖然音高差距較大，較能清楚分辨陰、陽入，不過陽入的高短調發音上比較費力，聲調中調化是聲調變化的主流，在「容易發音」或「容易聽辨」兩個選項中，台灣閩南語陽入原調選擇了「容易發音」為優先條件，捨棄「容易聽辨」、「讓有對比的聲調數目較多」的條件。往容易發音的方向演變，卻容易造成聲調的歸併混同，不利於聽辨。例如 [-p]、[-t]、[-k] 尾的陰、陽入原調混同為 [32]，使原本不同調類的音值混同，不僅不利於聽辨，也讓原本有對比的陰、陽入原調變成沒有對比；喉塞尾陽入原調舒聲化，也是讓發音省力，而彰化市、台北市的陽入原調變 [33]，歸入陽去調，同樣是不利於聽辨，也讓原本有區別的喉塞尾陽入原調與陽去調變得沒有區別。在陽入原調的音變中，我們看到「發音省力」的結果，往往導致聲調「越不容易區辨」、「數目越少」，儘管如此，陽入原調的音變仍然選擇了「發音省力」作為音變的優先條件。

聲調簡化是漢語方言聲調變化的共同趨勢，陳淵泉 (Chen 1973:40-41) 及陳淵泉、王士元 (Chen & Wang 1975:267) 的研究發現漢語方言的鼻音韻尾 [-m]、[-n]、[-ŋ] 和塞音尾 [-p]、[-t]、[-k] 都朝韻尾消失的方向演變。而 [-p]、[-t]、[-k] 的消失，入聲舒聲化，這樣往往造成聲調的省併。例如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陰入調 [24] 將原調拉長得以自成一調，而陽入調歸入去聲（曹逢甫、葉瑞娟 2006），這也讓聲調減少、同音字變多。上述例子都讓我們看到漢語方言聲調的演變是讓「發音更省力」，但是卻「不利於聽辨」，也讓「有對比的聲調變少」，這違反了分散理論的原則。

影響音變的機制非常複雜，台南市的對稱六元音系統，除了讓結構更對稱整齊之外，也符合分散理論的「容易聽辨」、「易於發音」、「語音系統涵蓋較多音」三個條件，因此這個元音結構非常強勢。而從陽入原調的變異，我們看到「容易聽辨」、「系統維持較多音」這兩個條件與「易於發音」這個條件衝突，陽入原調放棄了「容易聽辨」、「系統維持較多音」，朝著「容易發音」的方向演變。超音段的聲調的演變可能與元音、輔音的變化不盡相同，聲調歸併、朝向簡化的方向發展是漢語方言共同的趨勢，台灣閩南語的陽入原調也呈現了這樣的發展趨勢。

7. 結論

本文描述台灣閩南語兩個新興的語音變異，我們的研究回答了先前提出的四個研究問題：(1)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關於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發展，台南市的展唇音 [ə] 非常穩定，彰化市也由原本的不對稱六元音向台南音靠攏；台北市安溪腔最主要的趨勢是朝向對稱五元音演變。如果用分散理論來解釋，對稱六元音比對稱五元音更符合分散理論提出的元音形成的原則，因此我們認為對稱六元音是極具競爭力的元音系統。(2) 陽入原調的變異：[-p]、[-t]、[-k] 尾的陽入原調，主要的變體是中短調 [32]，這可能導致原本的陽入原調，朝向混同於陰入原調 [32] 的方向演變，不過陰入、陽入的變調仍有分別；而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共同的趨勢是喉塞尾丟失，變成長調，實際調值則因為各地陽入原調調值不同而有差異。(3) 影響台灣閩南語兩個新興音變的機制：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重組，主要是原本的不對稱六元音有結構上的缺陷，台北的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都是朝更對稱的結構發展。因為台南六元音不僅維持 /ɔ/、/o/ 的區別，並且讓音與音更容易辨識，解決了原本通行腔的元音系統不對稱及 /ɔ/、/o/ 容易混淆的問題，因此音變動力很強。至於陽入原調，[-p]、[-t]、[-k] 尾是朝向中和、喉塞尾則是朝舒聲化的方向演變，容易發音是音變的動力，但是此發展卻不利於聽辨。(4) 新興音變造成台灣閩南語結構的重組：未來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可能由不對稱的系統變成對稱的系統，陽入原調如果是 [-p]、[-t]、[-k] 尾則趨向中調化為 [32]，喉塞尾陽入原調則喉塞尾消失，除了喉塞尾消失讀同陽去調之外，陽入的變調與陰入變調仍有清楚的區別。

從過去的文獻記錄可以推測，台灣閩南語兩個新興音變分別是從台南市、台中市開始擴散的，這印證了 Labov (1994) 所言「城市是語言創新中心」的觀點。展唇音 [ə] 以台南市為核心，向南、北擴散，本文關於安平調查顯示，台南的六元音比安平的對稱五元音系統更為強勢。有展唇音的六元音系統，並非世界語言最常見的元音系統，但是因為台灣閩南語原本在漳泉接觸後形成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元音系統由原本的不對稱六元音向台南音演變時，符合世界元音的普遍原則——「讓結構對稱整齊」，並且符合分散理論維持足夠對比、易於聽辨以及音的數目較多等原則，因此容易被原本說不對稱六元音的音變創新者接受。

而陽入原調的變異，則是從台中市的陰、陽入不分，開始向外傳播，擴大其勢力範圍。文獻最早記載陰、陽入不分的方言是台中方言，現在台北市、台南市都有陽入原調讀同陰入的變異，如同波傳理論 (wave theory) 所言，語言特徵會互相滲透，音變規律會由一個方言開始，擴散到鄰近其他方言，像一個同心圓似的

向外擴散，陰陽入不分也由台中向北、向南擴散。陽入原調因韻尾不同而有不同的變異，[-p]、[-t]、[-k] 尾的陽入原調與陰入混同，喉塞尾陽入原調明顯有舒聲化的趨勢。而在影響陽入原調音變的機制方面，容易發音是驅動陽入原調音變的首要因素，儘管其違反容易聽辨的原則，朝容易發音、簡化的方向演變，這顯示了音變的複雜性。而彰化市閩南語，即為台中陰、陽入不分及台南展唇音兩個新興音變地理擴散的印證。

本文以顯象時間調查的材料，討論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變異，呈現的是台灣西部三個都市的閩南語音變現況。後續若能擴大調查範圍，除了台灣西部之外，擴展到台東、花蓮，甚至澎湖、金門等地，就能對台灣閩南語這兩個新興的變異有更全面的瞭解；而在若干年後，如果能再佐以真實時間的資料，再對這三個都市進行可供比較的調查研究，這樣就能更明確的看出音變的方向。

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1) 描述分析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重整，並運用理論分析音變的動機：本文運用北、中、南的調查資料，印證「對稱五元音」及「台南六元音」兩種新興元音系統的形成，運用分散理論解釋兩種元音系統音變的動機；(2) 釐清不同韻尾陽入原調的變異：利用泉腔、漳腔及混合腔閩南語，呈現陽入原調的變異在不同地區的一致性及差異性，並印證陽入原調變異的結構擴散。三地的 [-p]、[-t]、[-k] 尾陽入原調，一致的朝向 [32] 的方向演變，而喉塞尾陽入原調則是喉塞尾丟失，各地調值因為陽入原調調值不同而有差異。總之，本文證明兩個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運用量化的調查資料具體的分析描述這兩個音變，同時也運用理論對錯綜複雜的音變現象做出深入的解釋。我們從中看到音變的過程，兩個新興的音變非關漳、泉變體的競爭，而是台灣閩南語新興的獨特音變。

〈附錄 1〉調查詞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1. 姓名：_____ 性別 (1) ☐男 (2) ☐女
2. 出生年_____年（若您不記得出生年，請問您的年紀_____和生肖_____）
3. 請問您的生長地？
_____縣市_____鄉/鎮_____村/里
4. 現在您住的地方是_____縣市_____鄉/鎮_____村/里
5. 請說明從前您在哪些地方居住過？
居住地點 大約幾年

居住狀態
☐ (1) 長住本地，未在外地超過兩年 ☐ (2) 在外地時間 3-5 年
☐ (3) 在外地時間 6-10 年 ☐ (4) 在外地時間 11 年以上
☐ (5) 出生本地，但現在住其他縣市 ☐ (6) 婚姻移入者
6. 您最高的學歷是
☐ (1) 未就學 ☐ (2) 小學肄業 ☐ (3) 小學 ☐ (4) 國（初）中 ☐ (5) 高中（職）
☐ (6) 專科（五專、二專、三專） ☐ (7) 大學/學院 ☐ (8) 碩士以上
7. 職業 _____

二、詞彙記錄表

	o	a	ɔ		ɔ	o
1. 好人				3. 紅土		
2. 蚵仔				6. 芋仔		
4. 鎖匙				9. 燉補		
5. 糕仔				12. 糊塗		
7. 帽子						
8. 真拷~湯汁濃稠						
10. 蚵仔煎						
11. 紅桃						

13. 討錢				15. 真苦		
14. 阿婆						
16. 上課				18. 相兔~屬兔		
17. 珠寶						
19. 報紙				21. 便所		
20. 手套						
22. 菜刀				24. 糊仔		
23. 火鍋						
25. 勞保				27. 一戶		
26. 水果						
28. 高雄				30. 長褲		
29. 號名						

三、陽入原調查詞表

		調值
-p	疊	
-t	白賊	
-k	面熟	
-h	踏	
-p	事業	
-t	滑滑	
-k	郵局	
-h	中藥	
-p	真捷~ 次數頻繁	
-t	老實	
-k	縛	
-h	喙舌	
-p	適合	

		調值
-t	處罰	
-k	中毒	
-h	一疊	
-p	九十	
-t	拒絕	
-k	制服	
-h	乞食	
-p	複雜	
-t	特別	
-k	曝	
-h	一頁	
-p	練習	
-t	價值	

		調值
-k	大學	
-h	烏白	
-p	聯合	
-t	手術	
-k	真俗 ~便宜	
-h	好額 ~富有	
-p	禮盒	
-t	直直	
-k	家屬	
-h	生活	
-p	姓葉	
-t	活佛	
-k	家族	
-h	毋著 ~不對	

陳淑娟

四、最小對比單詞組（每單詞各 2 次）

		記音			
		o	ə	ɔ	其他
1.	土				
2.	桃				
3.	布				
4.	報				
5.	褲				
6.	課				

〈附錄 2〉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一、台北市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方言區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安溪腔	同安腔	老	中	青	男	女	未就學	小學	中學 ²⁸	大專 ²⁹
24	24	18	17	13	24	24	3	14	13	18
50%	50%	37.5%	35.4%	27%	50%	50%	6.25%	29.17%	27.08%	37.5%

二、彰化市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老	中	青	男	女	未就學	小學	中學	大專
20	20	20	17	15	0	11	30	19
33.3%	33.3%	33.3%	53%	47%	0%	18.33%	50%	31.67%

三、台南市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方言區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市區	安平區	老	中	青	男	女	未就學	小學	中學	大專
48	32	29	25	26	42	38	5	19	28	28
60%	40%	36.25%	31.25%	32.5%	52.5%	47.5%	6.25%	23.75%	35%	35%

²⁸ 國中、高中職。²⁹ 專科、大學、研究所。

引用文獻

- Chang, Yü-hung. 1972. Tone system in Shangfeng dialect: a Southern Min dialect. *Unicorn* 9:41-54.
- Chambers, J. 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Oxford: Blackwell.
- Chen, Matthew Y.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8-63.
- Chen, Matthew Y., and William S-Y.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255-281.
- Downes, William. 1998. *Language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ert, Penelope. 1997. 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ed. by Florian Coulmas, 151-167. Oxford: Blackwell.
- Flemming, Edward S. 1995. *Auditory Representations in Phon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Flemming, Edward S. 1996. Evidence for constraints on contrast: the dispersion theory of contrast.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ology* 1:86-106.
- Flemming, Edward S. 2002. *Auditory Representations in Pho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Flemming, Edward S. 2004. Contrast and perceptual distinctiveness. *Phonetically Based Phonology*, ed. by Bruce Hayes, Robert Kirchner & Donca Steriade, 232-276.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mes, Janet.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iljencrants, Johan, and Björn Lindblom. 1972.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vowel quality systems: the role of perceptual contrast. *Language* 48.4:839-862.
- Lindblom, Björn. 1986. Phonetic universals in vowel systems. *Experimental Phonology*, ed. by John J. Ohala & Jeri J. Jaeger, 13-44.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Lindblom, Björn. 1990a. Phonetic content in phonology. *PERILUS* 11:101-118.
- Lindblom, Björn. 1990b. On the notion of possible speech sound. *Journal of Phonetics* 18.2:135-152.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Mahon, April M. S. 1994.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Jean-Luc, Louis-Jean Boë, Nathalie Vallée, and Christian Abry. 1997. Major trends in vowel system inventori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5.3:233-253.
- Schwartz, Jean-Luc, Louis-Jean Boë, and Christian Abry. 2007. Linking dispersion-foc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of the available distinctive features principle in a Perception-for-Action-Control Theory.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Phonology*, ed. by Maria-Josep Solé, Patrice Speeter Beddor & Manjari Ohala, 104-1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o, Feng-fu. 2004. A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emerging general Minnan. Paper presented at 18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IAHA-1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80. 《台灣語言源流》。台北：學生書局。
- 丁邦新, 楊秀芳. 1991. 《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 王士元, 沈鍾偉. 1991. 〈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 《語言研究》1999.1:15-33。
- 洪惟仁. 1989. 〈台灣諸語言之分布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 《台灣風物》39.2: 43-80。
- 洪惟仁. 1992. 〈台灣漢語方言之分布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 《台灣方言之旅》, 67-107。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2001.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 《聲韻論叢》11:243-273。台北：學生書局。
- 洪惟仁. 2003a.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洪惟仁. 2003b. 〈台灣話 j 聲母的衰退：一個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 《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89-415。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洪惟仁. 2009.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台灣語文研究》3:284-309。
- 徐大明主編. 2006. 《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涂文欽. 2009.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張屏生. 2000. 《台灣閩南話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張屏生.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論述篇》。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 張屏生. 2010.〈台南市安平地區閩南話的語音系統〉，第十一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漳州：漳州師範學院中文系。
- 張屏生，謝孟宓，張毓仁，呂茗芬. 2008.〈紅毛港閩南話語音變化的社會調查〉，第七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張裕宏. 2001.《白話字基本論：台語文對應&相關的議題淺說》。台北：文鶴。
- 張振興. 1989.《台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曹逢甫，葉瑞娟. 2006.〈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及其所引起的音韻變化〉，《語言暨語言學》7.2:435-454。
- 陳淑娟. 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陳淑娟. 2009a.〈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台灣閩南語的字表調查分析〉，《台灣語文研究》3:151-172。
- 陳淑娟. 2009b.〈台南市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聲韻論叢》16:137-176。台北：學生書局。
- 陳淑娟. 2010.〈語言因素與社會因素對音變的影響——鹿谷與安平方言的調查分析〉，《清華學報》40。(即將刊登)
- 郭錦桴. 2001.〈近一百年來漳州話語音的變化〉，陳碧加編《閩南方言·漳州話研究》，117-126。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楊秀芳. 1988.《台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台南：台南市政府。
- 楊秀芳.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 1967.《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董忠司. 1991.〈台北市、台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新竹師院學報》5:31-64。
- 董忠司. 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廖瑞昌. 2004.《台語入聲調之現況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潘科元. 1996.《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鄭良偉. 1997.《台語的語音與詞法》。台北：遠流。
- 鄭良偉，謝淑娟. 1978.《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台北：學生書局。

- 鄭綦. 1999. 〈宜蘭方言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8:441-460。台北：學生書局。
- 鍾露昇. 1967.《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國科會報告（油印本）。

[Received 11 September 2009; revised 9 December 2009; accepted 18 December 2009]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521, Nanda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suchuan@seed.net.tw

New Sound Varia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Vowel Systems and the Low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 in Taipei, Changhua, and Tainan

Shu-chuan Che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sound varia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cluding dialects spoken in Taipei, Changhua and Tainan.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are raised: First, what are the different vowel systems in these dialects? Second,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regarding low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 in these dialects? Third,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motivating the sound variation? Fourth, what are the phonological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se dialects caused by the said sound changes?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vowel system (i, e, a, ə, u, ɔ) of Tainan dialect tends to be the most popular system in Taiwan. The lower register tone of syllables with -p, -t, or -k ending tends to become [32], which is identical to the high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 That which with -ʔ ending tends to lose the glottal stop and to be lengthened, becoming mid-level, high-falling or high-level, depending on the original contour.

Key words: Taiwan Southern Min, sound variation, sound change, vowel system, low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